

漫談語言文化

陳學毅

在還沒有談到，法語、德語、英語與其他歐洲語言之前，讓我們先談談比較熟悉的中文文字。

接觸到日語的人難免會發覺，日本人使用中文文字的觀念好像跟我們不一樣。因為用詞不同，我們常懷疑，日本人是否真正瞭解文字原本的意思。有些人認為，我們可以用「寫」的方式與日本人談話。其實，這只是一個錯覺。同樣使用中文文字的人，並不見得一定能互相溝通。若我們看日語的報紙，我們只會注意到看得懂的中文文字，而忽略其他所謂的「平假名」或「片假名」。從這樣的觀點，評論日本人使用中文文字的方式，似乎對日本人有點不公平。我們如果用口語的方式問日本人，「平假名」或「片假名」的差距在哪裡，他們會因為中文與日語的發音差異，而不知道「平假名」（日音為 ひらがな hiragana）或「片假名」（日音為 かたがな katakana）到底是什麼。

我們經常在日劇裡發覺日本人常用dai-jou-bu一詞表達「沒關係」的意思。Dai-jou-bu的漢字是「大丈夫」。「大丈夫」跟「沒關係」有何關係？不是很奇怪嗎？在日本要搭火車的時候，不要忘了要買「汽車」ki-sha票，因為日語「汽車」就是我們的「火車」。中文的「汽車」，他們稱呼為「自動車」。日本人是用「勉強」ben-kyo的方式讀書。「勉強」ben-kyo也就是「讀書」的意思。另外，在日本郵局買郵票時，要記得買「切

手」kitte。從這些例子看起，日本人對漢字的誤會好像非常的深。

相反的，從日本人的角度看起，他們會覺得，不是他們而是我們誤會了漢字原本（日語）的意思。對他們來說，他們所熟悉的漢字使用方式，才是正確的。沒有一個日本婦人願意被稱呼為「太太」，因為「太い」futoi日文的意思是指「胖」。更沒有人願意要吃「便當」ben-tou，因為「便」這個字讓日本人聯想到人的排泄物。我們的衛生用品裡，竟然有「手紙」tegami，也就是日語「信件」的意思。更有趣的是，只有用「勞力」工作的「力士」，日語是指「相撲力士」，才有資格戴「勞力士」的手錶。我想應該沒有人會買粗獷又有汗水味的手錶吧？

中文文字與日語漢字雖然在使用上有些差異，但是這也是一個讓我們與日本人互相了解的機會，畢竟在這個世界上，使用中文文字或漢字的國家並不多。我們因此更不應該只從我們的角度看我們熟悉的文字。或許，我們需要放棄一點我們對中文文字正當性的堅持。這一方面我們說不定需要向歐洲人學習。歐洲語言彼此都有很大的相互關係，但是他們並不強調他們自己語言的正當性，反而試圖從詞源學觀點尋找出客觀根據。

1992年時為了要促進法國與德國之間文化交流與歐盟國家在文化上的互動，德國與法國設立了Arte（Association Relative à la Télévision Européenne）之公共電視台。Arte電視台的歷史

可以回溯到密特朗（Mitterrand）與柯爾（Kohl）時代。許多節目的主題都是與文化、藝術有關，而且大多數節目使用雙語（德、法語）方式播放。Arte雖然不是一個大眾化電台，但是他所製作的一些人文藝術方面節目，受到許多人的喜愛。其中有一個從2004年開始首播的節目「衝撞」Karambolage，更是受到重視。「衝撞」Karambolage節目都很短，大約只有12分鐘左右。但是有時在這短短12分鐘之內，卻改變了德國與法國之間似乎永遠不變的印象或偏見。「衝撞」Karambolage裡有一個重複的單元，名稱為「字詞」le mot或das Wort。這個單元，主要是以輕鬆、幽默方式，介紹德、法語有互相關聯字詞。已下所提到的一些例子，來自於「衝撞」Karambolage此節目。

學習德、法語與學習英語的最大差別，可能就是冠詞上的差異。英語的冠詞很簡單，只有the或a/an，定或不定冠詞之分別。法語相對於英語，就困難了一些。因為法語的名詞有陽性le或陰性la之分別。此外，如同英語，法語也有不定冠詞陽性un或陰性une的存在。德語方面又更複雜了一點。德語有三種冠詞。除了陽性der、陰性die之外，還多出了中性das。這三種定冠詞也各自都有不定冠詞形態：ein為陽性不定冠詞、eine為陰性，ein如同陽性也是中性的不定冠詞。

生活在一個沒有冠詞的語言文化，冠詞奧妙的地方與其重要性並不容易傳達。學習語言的學生，大多在中級程度，正要開始學習冠詞、形容詞和名詞的變化時，才會體會到冠詞的重要性，而後悔當初為何沒有好好的把冠詞背熟。在這個學習階段，學生才會瞭解，名詞和冠詞的關係，是沒有辦法用我們熟悉的中文語言邏輯去解釋。為什麼法語的車子la voiture是陰性，德文的車子das Auto卻是中性？我們只能接受這個差異。

法語和德語的一些基本字詞，若分析他們的冠詞的屬性，說不定可以解釋法國人和德國人不同的世界觀。例如「太陽」一詞，法語le soleil是陽性，德語die Sonne是陰性。自稱為太陽王le Roi Soleil的路易十四世，如果是德國人的話，可能不會選擇太陽為描述自己的形容詞。因為德語的太陽die Sonne是陰性，在概念上可能是一位慈祥，賜予光明，溫暖的母親。有趣的是，德、法語用的「月亮」一詞正好也用不一樣的冠詞表達。月亮在德國人的概念裡是陽性的der Mond。但是在法國人的概念裡，卻是陰性的la lune。或許因為如此法國人稱呼情緒善變的人為lunatique，換句話說，把他當做一個善變的女性。

關於人生很重要的一詞「死亡」在德語是陽性der Tod，在法語卻是陰性la mort。德國人對地獄使者或死神的概念可能是一位穿著黑色長袍的男性，但是在法語是否是一位女性的使者呢？這我們就不能確定了。但是，從這樣不同的概念來詮釋一首舒伯特的歌曲「死神與少女」，我們卻可以感受同樣一個歌曲名稱在法語la jeune fille et la mort和德語der Tod und das Mädchen的差異。同一個少女，面對著一位女性死神或面對男性死神，感覺上不一樣。在此，德語男性死神比法語女性死神或許恐怖多了。

死亡的相反「生活」，法語為la vie，是陰性，德語das Leben是中性。德語生活一詞來自動詞leben。而所有可名詞化的動詞，都屬於中性。法語「生活」La vie的概念是陰性。這一點我們說不定可以從c'est la vie一詞解讀。C'est la vie有時象徵著對生活的無奈，但也是對美妙生活的一種讚美。

時間概念，例如一週日期之稱呼，法語、德語發音與拼字完全不相符，但是這並不代表他們沒有相連關係。星期一名稱的來源，法語的

lundi和德語的Montag是一致的。Lundi或Montag來自剛才提到的月亮la lune—lundi或der Mond—Montag。英文的Monday（來自moon）或日文的月曜日同樣也是如此。

古羅馬時代，一週日期名稱來自於古羅馬眾神名稱。法語的星期二mardi，來自於古羅馬的戰神Mars。德語的星期二Dienstag，雖然讀法、拼法完全不同，但是Dienstag的來源也是一位戰神。日爾曼民族的戰神Tyr。這位戰神英語的名稱是Thingus所以英語的星期二是Tuesday。

法語的星期三mercredi很明顯與古羅馬旅遊和商業之神Mercure有關。德語的星期三是Mittwoch那麼是否有一位日爾曼民族的神名稱為Mitt？答案是沒有。Mitt或mitte的意思是中間，-woch是一週Woche的簡稱。Mitt-woch也就是一週之中的意思。

Jeudi法語的星期四，來自於拉丁文jovis dies，也就是古羅馬天神Jupiter之日。德語的星期四Donnerstag與雷聲Donner有關。雷聲Donner這個字來自於北歐民族的天神Thor。英語的Thursday一詞也是同樣的來源。

法語的星期五vendredi其實跟買賣vendre無關。Vendredi的來源是愛情之神Venus。和Venus一樣負責同樣區域的日爾曼民族女神Freya，她的名字流傳於德文的Freitag或英文的Friday。那麼，羅馬農神Saturn是否與讀音類似的samedi法語或Samstag德語有關？其實沒有。除了英語的Saturday與羅馬農神Saturn有關係之外，法語和德文的星期六都來自於猶太人一週休假日Sabbati。

德語的星期日Sonntag或英文的Sunday很明顯的，都來自於太陽Sonne或sun。法文的稱呼為什麼是dimanche？Dimanche此詞是拉丁文domenica dies，也就是基督教「主之日」的簡稱。

法國與德國在歷史上的衝突，在語言應用上也留下了不少痕跡。法語有很多稱呼或謾罵德國

人的名詞。這些歷史的傷痕，從近來和諧的法德關係角度重新詮釋，有時候也讓人有耐人尋味的感覺。

法國人若想用最強調的語氣表達他們對德國人不滿時，他們會用boche一詞。Boche大約於十九世紀中旬出現，是來自alboche一字。Alboche的字首是Al-，也就是德國人allemand的意思。字尾boche來自於十九世紀罵人詞語tête de boche。Tête是指「頭」，boche指木頭做的球。tête de boche可翻譯成「木頭腦」，代表一個頑固、腦筋不靈活的人。Al-德國人，boche-「木頭腦」，也就是德國「木頭腦」人的意思。很妙的是，法語boche-「木頭腦」的發音跟一個德國著名的科技品牌Bosch相同。Bosch公司有一次在法國用自我嘲笑，但很有效率的方式，推廣Bosch品牌。在廣告的用詞是：c'est bien, c'est beau, c'est Bosch（boche），意思為「很好，很美，Bosch（德國木頭腦）。」（木頭腦boche在此的意思，也讓我們聯想到atama concrete水泥頭：atama日語的頭，concrete水泥。）

法語中，還有一個類似boche，但比較沒有謾罵，而是諷刺詞語Fritz。Fritz即是德文男性前名Friedrich的短稱。十九世紀時，Friedrich此名，因為普魯士皇室有數位國王名稱為Friedrich的關係，在德國是一個相當受到歡迎的名字。法國人當時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幾乎所有的德國男性都叫做Fritz。其實很多德國歷史著名人物都有Friedrich此前名，例如詩人、戲劇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或政治哲學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都被稱呼為：Fritz。Fritz、Friedrich其實來自於「和平」Frieden一詞。德國人一定沒想到，一個高尚德國皇家而且具有和平意義的名字，竟然在法國卻變成諷刺德國人的詞語。

在歐洲各國，有一個無人不曉的德語形容詞 kaputt，「壞了」、「不行了」。Kaputt一詞也同樣是因為戰爭的關係，流傳到歐洲各國。但是很少人知道，kaputt「壞了」的意思，其實是來自於法國。原本kaputt的辭源是與拉丁文的caput，與頭、首部有關。從拉丁文caput演變出很多現在歐語用詞，如首都capital，卡普奇諾咖啡cappuccino等字。德文的kaputt來自於法文玩撲克牌的術語。德國人很可能是三十年戰爭時從一些牌運不好，喝醉倒地、自言自語的法國人：「…… capot …… caput」學習kaputt一詞。之後，德國人戰爭時入境歐洲各國，kaputt「壞了」變成了一個萬能用詞，代表許多意思，如破壞，放火，殺人等。呼喊kaputt的德國人從此留在在歐洲各國人的腦海裡。

英語的一些詞語跟法語也有奇妙的關係，例如，Mayday一詞。在電影裡若有一艘船遇到海難時，我們一定會看到船長或船員驚慌的用無線電傳播mayday mayday求救。不是很奇怪嗎？Mayday「五月」不是百花齊開，春入夏的季節嗎？為什

麼正好在這樣的人命關頭，叫喊「mayday五月日」求救？話重頭講起，我們假設這個遭遇海難的船員或船長是一個不會說英語的法國人。這位法國船長會在風吹雨打的狀況下，拿著無限廣播的麥克風，不停呼喊：「venez m'aider, m'aider, m'aider, 來救我，救我，救我！」這句話傳達到附近的在英國船隻執勤的水手耳朵就變成了：「m'aiday, mayday！五月日，五月日。」就算英國水手聽不懂法語，也應該會從法國船長驚慌的口氣，而了解「五月日」的緊急狀況。

不只在歐洲，世界各地的語言文化都不斷在演變中。無論是因為商務、戰爭或愛情，每一個語言都會與其他語言產生互動關係。語言在此就是互相溝通、了解對方的媒介。語言所留下的歷史線索，無論是在歐洲、亞洲都展現了文化互接近、溝通與瞭解的過程。這些歷史痕跡都值得我們去探討。

（本文作者為台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助理教授）

出版資訊

《瑞士文化史研究》

作者：林麗容，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政治學及第四大學歷史學博士，前留法比瑞同學會會長，現為真理大學通識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出版日期：2008年3月1日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管他的博士學位，跳舞吧》

作者：蔡適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博士，目前正在埃及東方舞在當代社會的延展撰寫第二份博士論文。

出版日期：2008年7月10日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